

在今年元旦文艺晚会上，侯耀华对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说：“愿你以后多长本事，少长脾气。”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点本事就长脾气的人少吗？就娱乐圈里那些好像是成了“星”的人，烧人家汽车的有，在大街上打骂警察的有，在家里实施家庭暴力的有，哪个不是脾气大得很！

有些人就是有了本事就长脾气，可能是人的劣根性使然。没有本事的时候，见人三分笑，一付奴才和孙子像；一旦有点本事，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，说话气粗，对人无礼，开口骂人，动手打人，及至把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

名，脾气越大越受到追捧。有人要脾气，有人就要当“受气包”，充当“受气包”者人色繁杂，有普通人、有富豪、也有大小官员，反正谁要想贴他们谁就准备当“受气包”。

冒看敌人的地火 韩焕峰



象鼻山秋韵 庞泰嵩

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著述并不少见，然而所见者多为从政治、文化、纯理性视角等方面谈论这一问题，未能出现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历史著作。

《命运与使命》

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，也成为本书叙述的开端。作者仿佛站在时光隧道的高处，看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在眼前穿梭，给他们进行清晰的把脉。

老庙岗在中牟县城西南16公里，与郑州市交界处的蒋冲村西1.5公里。此处岗陵起伏，地势显要，历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据史料记载，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为防御秦、韩国的入侵，于圃田泽西侧向西南延伸，修筑了一条古长城。此处正是魏长城所经之地，因这里地势较高，有利于边塞军事守望。

1965年10月15日二七广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，郑州市副市长王言率区街干群数千人夹道欢送560名知青到祭城公社插队落户。

法律法规全然不放在眼里。这些人的脾气与本事不成比例的长，长一分的本事，却长十二分的脾气，或者只见长脾气不见长本事，十几年长一点本事，一夜之间却长十几分脾气。

“长本事”与“长脾气”

王建章 一个人长本事难，长脾气易，十年可能一点本生长不了，但有一次小的得意就会长出大脾气。人，多长点本事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有好处，若一长本事就长脾气，那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没有好处。

1989年的春天，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。这个省会城市少说也生活着二百万的人口，至少看起来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。

若是教授，在高校之间调来调去，不是难事，作家可就没了这个方便。先不说你山西的一个一级作家，到了别的省说不定连二级也够不上。

外地作协不用想了，敢想的是外地的高等院校。我当过十多年中学教员，喜欢教书这个行当。研究机构的工作也是坐在家里的時候多，跟作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写什么？大学时的历史系，平日看书最爱看的也是学问方面的书，就定下了写《李健吾传》的方案。

一天忽然看到《光明日报》一篇文章，是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翁杰明先生写的，说他们那儿怎样加强博士生的培养。我便给翁先生写信，说想考他们那儿的博士生，问还有什么条件。

十年逃离路

秦时庙舍被毁，唐朝初年，朝廷大量推崇道教理论学说。人们首先又于此修建大型“列子观”供人们祭奠。每年3月28日起有庙会。

1965年10月15日二七广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，郑州市副市长王言率区街干群数千人夹道欢送560名知青到祭城公社插队落户。

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人脾气的由来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是与身就有的，属于“小人得志”型。这种人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守规守矩，在单位可能是好同志，待人可能是好朋友，可是一旦出名，长了点本事，也就长了脾气。

一个人长本事难，长脾气易，十年可能一点本生长不了，但有一次小的得意就会长出大脾气。人，多长点本事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有好处，若一长本事就长脾气，那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没有好处。

学院的聘，给人家说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若一朝聘了我，就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，不出数年，贵族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必巍然雄踞全国前列，北大复旦都要望尘莫及了。

也是意兴阑珊再加上恼怒不已，也是想引起各地高校注意，曾专门写了篇文章，叫《我的教授梦》，刊登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。

“韩先生一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吧？” “没有，我们那儿像我这样的水平是不够的，比我强的车载斗量！”

“韩先生一定跟原单位的领导关系不错吧？” “谁当领导我都把他们当国家主席一样地尊敬，人家怎样看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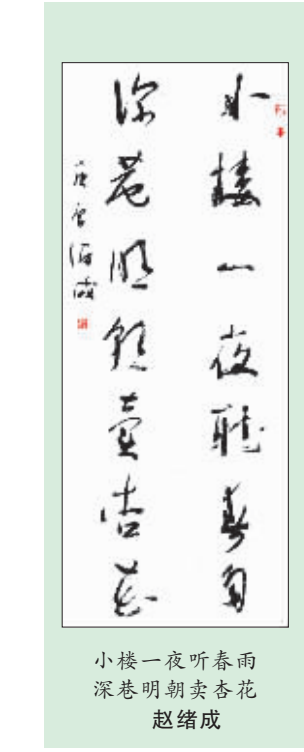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回到宾馆，跟妻子细细商议，觉得这个学校还是不太理想，一是学校规模太小，甚至比不上我上高中那所中学气派。

从1989年到2000年，十一二年间，几度风雨，几度冲刺，都没能逃离山西。转眼间已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能逃离山西，是我的不幸还是这个山西的不幸。

65届知青下乡

刘德玺 笑干副省长驱车视察黄河，特地拐进石桥村向100余名知青嘘寒问暖。知青们向他反映村后的大堤上有个苹果园、几千亩荒滩要试种水稻，可是大家都不懂农业技术。

那时花开 震客行 摄影



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赵绪成

推开参考书，我一言不发就开始解题。“怎么了？干吗剃平头？”沈佳仪也跟我换了个位置，从左右方直接问我。

“你也在里面吗？”我语气不善。“什么啊？”沈佳仪不懂。沈佳仪见我心情恶劣，倒也不敢说我不懂。

“她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跟李小花是怎么回事？”沈佳仪突然开始幼稚。“我喜欢她。”我看着远处的李小花。

“行了。”陈鹏年说，“我们就对着牌楼作个揖算了。”于是，他们几个排排站定，对着牌楼作了三个揖。

雪落长河

牛妞看了看嗷嗷的百姓，又看了看跪着的官兵，突然指着为首那吼道：“你还有话说吗？”

那个坐在柳圈椅子上的家伙，被这突如其来场面惊呆了，他猛地一挥手，粥棚四周的兵丁哗啦啦围了过来，一把把闪光的腰刀，放着逼人的寒光，闪烁在陈鹏年、齐苏勒面前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

于是，我硬是选填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的自然组。为了她一句话。我再没有，跟那位陪我走路回家的女孩，说上一句话。

“你也在里面吗？”我语气不善。“什么啊？”沈佳仪不懂。沈佳仪见我心情恶劣，倒也不敢说我不懂。

“她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跟李小花是怎么回事？”沈佳仪突然开始幼稚。“我喜欢她。”我看着远处的李小花。

“行了。”陈鹏年说，“我们就对着牌楼作个揖算了。”于是，他们几个排排站定，对着牌楼作了三个揖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

“你也在里面吗？”我语气不善。“什么啊？”沈佳仪不懂。沈佳仪见我心情恶劣，倒也不敢说我不懂。

连 载

“行了。”陈鹏年说，“我们就对着牌楼作个揖算了。”于是，他们几个排排站定，对着牌楼作了三个揖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

于是，我硬是选填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的自然组。为了她一句话。我再没有，跟那位陪我走路回家的女孩，说上一句话。

“你也在里面吗？”我语气不善。“什么啊？”沈佳仪不懂。沈佳仪见我心情恶劣，倒也不敢说我不懂。

“她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跟李小花是怎么回事？”沈佳仪突然开始幼稚。“我喜欢她。”我看着远处的李小花。

“行了。”陈鹏年说，“我们就对着牌楼作个揖算了。”于是，他们几个排排站定，对着牌楼作了三个揖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

“你也在里面吗？”我语气不善。“什么啊？”沈佳仪不懂。沈佳仪见我心情恶劣，倒也不敢说我不懂。

8

“行了。”陈鹏年说，“我们就对着牌楼作个揖算了。”于是，他们几个排排站定，对着牌楼作了三个揖。

“你那么聪明，念自然组一定很适合。”她这么说过。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看着天空。